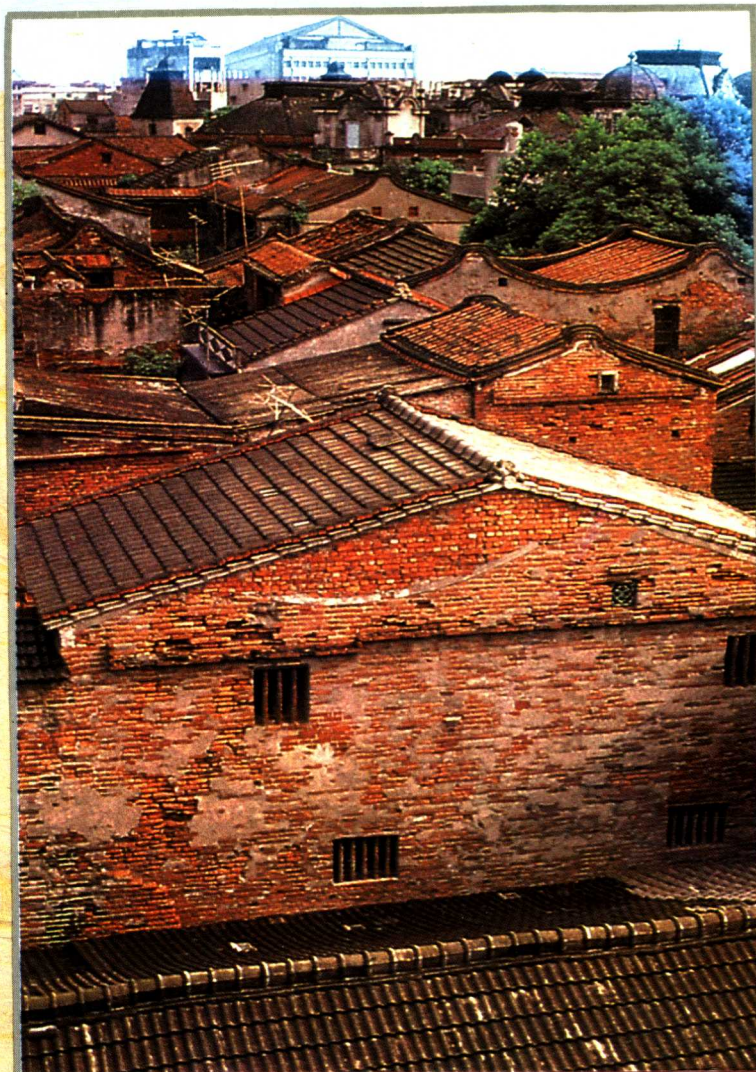


1932~1944 小說／散文／詩／歌謠

台灣鄉土文學選集

林川夫主編



廖漢臣・林海成・朱石頭・徐玉書・張慶堂・張深切・鄭明

I2
L5

718962

SUNNY BOOKS

1932~1944 小説／散文／詩／歌謡

台灣鄉土文學選集

（三）

林川夫主編

臺灣鄉土文學選集（三）

編者	林川夫
發行人	林聰富
出版社	武陵出版有限公司
地址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9巷19號
電話	3638329 • 3630730
傳真號碼	3621183
郵撥帳號	0105063-5
法律顧問	王味爽律師
地址	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號11樓
印刷者	上英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裝訂者	忠信裝訂廠
登記證	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
初版	1991年12月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定價160元

●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●

ISBN 957-35-0358-1

ISBN 957-35-0426-X

文學書坊

- 台灣鄉土文學選集(一)
- 台灣鄉土文學選集(二)
- 台灣鄉土文學選集(三)
- 超脫束縛80智慧
- 人生機微

台灣鄉土文學選集／林川夫主編

時代下，有其悲歡，有其特性；而文學正是反應時代的最佳代言。日據時期，台灣文壇迴異於任何時期的文學，不但受日本文化影響，更代表了台灣草根性的特有筆觸語彙。在物質貧乏、精神拘囚之下，發展出更人性化、更寫實的人間文學。

本選集登錄了時代作家近百篇力作，包括短篇小說、散文、新詩、歌謠等，在在皆是時代艱辛的斑斑淚史。

8.58

718962

SUNNY BOOKS

1932~1944 小說／散文／詩／歌謠

台灣鄉土文學選集

（三）

林川夫主編

從小說來

認識日據時期的台灣

林文義

過去，在國民黨御用文人的口中，台灣省「文學」乃是一九四九年以後，搬遷來台的中國文人所帶來的，大家且信以為真。

自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之後，少數有良知的台灣作家力抗挾其黨、政、軍力量的御用文人，意外的，獲得了有識之士與台灣群眾的認同，由「鄉土文學」進而正式肯定「台灣文學」這段過程，自是坎坷而辛酸。

從戰後的鐘肇政、李喬回溯而返，吳濁流、葉石濤為我們呈現一片屬於真正「台灣文學」的天空，再往前追尋，賴和、楊松茂、張我軍、楊逵、龍瑛宗……在日據時期，以他們堅定而卓越的文字控訴日本統治者，並寫出被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的韌性與哀愁。

明潭出版社的「賴和全集」及遠景出版社「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」乃至於現今的前衛出版社所逐步推出的「台灣作家全集」，無不是莊嚴的提出「台灣文學」自主性

的最好證明。

曾經極有心推出「民俗台灣」，讓這套失傳久矣的「台灣寶典」重新復活的武陵出版社，此次出版這套日據時期台灣鄉土文學選集，自有其深遠的時代意義，也打破官方一向所厚顏宣稱「文學」是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台灣生根的妄言。

彼時的台灣作家，以日文寫作，寫的卻真正是台灣的人、事、物。每一篇作品，都是被統治下的台灣人的故事，也深刻反映出當時的民間印象，誠然是十分的可貴。

經過了五、六十年，這些作品今日看來，依然令人怦然心動。被死滅的，再次復活，被扭曲的，再次扶正……台灣文學一如被凌辱了百年的台灣歷史，一樣的無奈、苦楚卻堅強。

從小說來認識日據時期的台灣，毋寧是武陵出版社印行這套好書的動機，武陵的主持人林川夫，昔日亦是文壇知名之散文好手，他的理念與對台灣的關愛，化為實際的行動實踐，自是令人敬佩，亦深引為可喜可賀之舉。

台灣，這套書說的正是對她不渝的熱愛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自立晚報

本土副刊

錄

目

0 0 3 / 從小說來認識日據時期的台灣

0 0 7 / 玉兒的悲哀

0 2 4 / 賣花的少女

0 2 6 / 老公仔

0 2 8 / 失業花鼓(讀土腔)

0 3 1 / 到城市去

0 4 4 / 好年光

0 5 5 / 安息之日

0 7 0 / 秋信

錄

目

216
／鴨母

190
／鮮血

166
／他是流眼淚了

157
／鄉村微音集

142
／榮生

120
／失業

098
／三更半暝

082
／脫穎

玉兒的悲哀

毓文

一

南國三月的天氣很熱，有好像北方的盛夏。炎熾熾的太陽，照例沿着豫定的途徑，由橙黃色的空中，漸漸地移向羣峰亂立的中央山脈下去。蒼龍的翠岫，和山腹蕭疎的林木，背負着強烈的太陽光，頂面好像撒着金粉一樣，光芒燦爛地閃鑠着。廣大的一望茫然的青田間，反映着曲折的光線，處處構成着光明面和暗黑面。橫斷在青田間的兩側點綴着枯燥的梅檀樹的小馬路上，有幾個農夫荷着鋤頭，朝着家裏在趕路，還有幾個牧童，焦急地抽聲叱咤着在前面跑路的水牛，轉彎向馬路左側的小徑去。時間將近六點鐘了。玉兒的父親，爲繳納戶稅，自午膳後拿生後不過二十外天的兒豬，到鄰村去出賣，到這時候還沒有回來；玉兒的母親，在屋前的池裏洗衫，也未洗完，因此，玉兒還揹着才告彌月的謙弟，在門口的稻埕裏，來來往往地漫步着，口裏不斷地在歌唱着單調的催眠歌，等候着她的父親母親。

「玉妹！」

她正唱得入神，聽着背後有人叫她，歇然吃了一跳，把頭轉後，只見都是屋後陳庄長的二公

子慶兒，戴着一頂半舊不新的學生帽，背着一個革製的赤色的書包，手裏拿着一枝開放的桃花，唐突地遞給她說：

「今日就把這枝桃花送給你吧。」

玉兒把花接過手，心裏好像感覺着什麼不可言喻的幸福似的，做了一個笑容。

「又由學堂裏折下來的嗎？」

「不是啦，學堂裏沒有這種花！是在路中一家屋前折下來的。」

「那家的人不會罵麼？」

「我踩着周圍無人，把它折下就走了，他們要罵誰呢？」

慶兒像建了什麼奇功也似的，揚揚得意地把折花的經過說了，才想起般地向玉兒問：

「福叔還未回來嗎？」

「還未回來！」

「福嬌呢？」

「還在那裏洗衫呢！」

慶兒回頭望着玉兒所指示的池邊一看，果然她的母親還跪在蘆荻前，孜孜矻矻的洗衫，身邊的竹筐裏，堆積着很多洗乾淨的衫。

「哼！我剛才從那裏來，只管看你，竟沒有注意到她老人家去。」慶兒羞愧地摸撫着雙手。

「要回去了嗎？」玉兒問。

「是咧！不到我家裏逛一趟嗎？」

「天不早了！」玉兒擡頭看天躊躇着。

「躊躇什麼！你看太陽還在山上發芒呢！」

「那末，等我告訴我的媽媽才去吧！」

「好！」

慶兒說了，玉兒把雙手轉背後，擁住着謙弟的屁股，把謙弟擡高了一下，開步便由稻埕左隅的田徑，跑向正面的池邊去了。

二

「你這幾天，怎麼回得這樣遲呢？」

慶兒作前走着，玉兒因為身上背着謙弟，策重難於行走，只好跟在後面。

「是的，這幾天學堂裏的功課很忙，因此要遲一點回來。」

「普通不是午後三點鐘，或四點鐘就可以回來的嗎？」

「不錯，但是我們放課後，還要豫備試驗，所以要遷延到黃昏五六點鐘，才能回來！」

「豫備試驗？……」

玉兒好像不理解得「豫備試驗」是什麼意思似的，左右地把頭歪着想。

「你還不知道豫備試驗是什麼嗎？」

玉兒被慶兒這麼一問，未免有點羞愧，覺得慶兒似乎有意取笑她的沒常識一樣，紅着雙頰，不自主地把頭低俯着。

這時候，熊熊的太陽已經墜落在中央山脈的亂峰裏，橙黃色的天空，被片片的白雲薄靄籠住着，遠近的田園、林木、竹籬、茅舍、豚棚、雞栖……儘都渲着黃昏時候的黑淡的色彩。微吹的晚風，帶着些兒的冷味，把他們二人的會話混合下去。

「你沒有到學堂裏去讀書，當然不知道『豫備試驗』是什麼意思。但是，我們在學堂裏讀書，畢業後還要上中等學堂去，所以在投考前要豫先溫習點學課去應考，這就是叫着『豫備試驗』啦！」慶兒得意揚揚的誇示着，一邊說一邊轉回頭來窺看玉兒。玉兒意氣消沉地低俯着頭，依舊沒有做聲。

「怎麼只管低俯着頭，不啓口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玉兒依然沒有答應，慶兒益加焦急起來了，以爲是玉兒的身體不好，優柔地，以一種安慰的口吻問說：

「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嗎？」

「不，不是！」

玉兒輕微地把頭搖了一搖，似乎想說什麼一樣，吐了一口歎氣，又再沉默下去。

二人緘守着嘴兒，穿過了陰森森的修長的竹林間，玉兒才從剛才要說而未曾說過的話，吐露出來。

「你也要到K市去赴考嗎？」

「是咧！」

「K市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玉兒不由的問。

「那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是聽我哥哥說，那裏有巍峨華美的洋樓，有宏大莊嚴的跳舞廳，有綺麗的咖啡店，又有豪壯的酒場！寬濶康莊的大馬路上來往交通，有很多很多的自動車、人力車，要渡過B溪，在M庄搭車，費了六七點鐘，才能到那裏的！」

「那末，住在那裏的人，一定很幸福的吧？」

「是的，住在那裏的人的日常生活，一定很快活的！」

玉兒在亂什的腦海裏，摹寫着不久將要到這繁華的都市，去過幸福的生活的慶兒的幻影，不期而然地要生起一種難於抑壓的羨望！同時，想起不能跟慶兒到學堂裏去唸書，到K市去過生活的可憐的自己的身世，自然而然地，要感到一種難於名狀的悲哀來了。

「你在什麼時候，要到那裏進考呢？」

「二十一日的事業式舉行後，就要同我哥哥去的。」

「此去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？」

「那倒要看考試的結果怎樣，才能決定的。」

「假使考上了，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？」

「那就得等到七月暑假，才能回來的。」

玉兒聽着慶兒說考上了，就得等到七月暑假才能回來，早已沒心再去問他考不上時，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了。腦幕上只是飄忽着慶兒出發了後的孤獨的寂寞的哀感，一時像在希望的懸崖，被推落到失望的深淵一樣，感覺眼前一抹的昏暗。

三

聽着慶兒今早和慶兒的哥哥就要出發的玉兒，昨夜一夜老沒有睡過覺，直到天亮雞鳴，她的媽媽起牀，到廚房裏去燒飯了，她也蹣跚地從古舊的補綴的棉被裏爬起，穿上外衫，就跳下牀來。

「玉兒！玉兒！」

她的媽媽在廚房裏，似乎有感覺着她起牀了一樣，接連叫了幾聲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她似乎羞怕她的媽媽知道她要去見慶兒一樣，殺氣屏息地把脚步站住了。

「玉兒！玉兒！」

她的媽媽執拗地又在發聲了，她知道無可隱蔽了，只好哼的輕微地應了一聲，跨出寢室。差滴滴的拖着笨重的脚，踱進廚房去。

「這麼早起來幹嗎？」

玉兒被她媽媽這麼一問，越覺得羞愧難堪，在門限上無意地，用指頭在壁上畫着。停了一會兒，才以一種沉重的口調兒愁然答着：

「慶兒今早要和他的哥哥，到K市去呢！」

說了把視線轉向到灶前，去窺伺在廚前弄火的她的媽媽的臉色。

「哦！慶兒今早就要跟他哥哥到K市去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你要去看他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玉兒羞於回答，只好點頭表示意思。她的媽媽睜着玉兒這種嬌痴的態度，想得可笑又可憐，慈祥地做個笑容說：

「要去，把臉兒抹好就去，還呆立在那裏做嗎？」